



# 一件皮衣 一部手机 它们替逝者应答思念

## 一件皮衣,两个人生

30岁的张恩睿,2024年夏末从天津去往法国时,行李箱里多了一件外套。那是一件购买于20世纪80年代的皮衣,正反两穿——正面是皮质,反面是织物。衣服保存得很好,质量上乘,是他姥爷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物。

姥爷2013年去世,走时八十多岁。张恩睿记得,姥爷一米八几的个头,很壮,声音洪亮。“他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。”张恩睿说,“他很少以长辈的姿态说教,更像一位‘老’朋友。我们时常一起去澡堂洗澡,一起出去遛弯,一起喝咖啡。”

姥爷是他的咖啡启蒙。小时候,每次去姥爷家,张恩睿最期待的就是喝咖啡。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永远摆着速溶咖啡罐、咖啡伴侣和方糖盒子。那种醇厚的香气,连同姥爷家里的样子、那种平静的气息,点点滴滴渗透进了他的生命。如今,穿上这件皮衣,那股熟悉的暖意裹住身体,他总觉得姥爷家的味道也跟着来了。

姥爷去世后,母亲把这件皮衣交给了他。“我和姥爷体型相似,穿上非常合身。”张恩睿说,“作为衣服,它的使命就是穿在人的身上。与其让它沉睡在衣柜里,不如穿出去,也可以借此寄托思念。”

于是,这件皮衣跟着他到了法国,成为他的春秋外套。在意大利旅行时,他不小心刮破了一个小口子,心疼之余,转念一想:既然穿着到处走,这也是难免的事。他在法国找到一位皮革修理师修补好。“现在,它也有我生活的痕迹了。”

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这件衣服,网友在评论区询问:为什么不收好,非要穿出去?他回复了一段话,被很多人点赞:“很难想象,一个原本活动范围只有一亩三分地的衣服(也可以指姥爷),会去到世界上这么多、这么远的地方。与其说我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走,不如说是我带着我姥爷到处走——我们合二为一,我见即他见。”

如今,这件皮衣陪他走在异国的街头。风大的日子,他把领子立起来,仿佛姥爷就走在身边。



张恩睿姥爷留下的皮衣(图左)、小菜父亲留下的手机(图右)。受访者供图

## 一部手机,一场没有句点的对话

广东的小菜,在2023年送走了父亲。她听从殡葬人员的建议,处理掉了父亲的衣物和个人用品。最后留在她手里的,是一张死亡证明、一本护照、一张作废的身份证,还有一部手机。

这部手机,是小菜当初给父母选的“情侣款”——父亲和母亲一人一部,型号一样。她手把手教父亲怎么用,父亲嘴上说“搞这些干吗,怪麻烦的”,但拿到新手机那天,嘴角却藏不住笑意。

父亲不太擅长打字,微信好友都是女儿帮他添加的。聊天记录里最多的,是那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:一盒卖相普通的盒饭、楼下火龙果树结的果实,生活的琐碎都被他认真地拍下来发给女儿。

翻看这些记录的时候,小菜常常会想起父亲生前的样子。那个在微信里笨拙地分享日常的小老头,在生活中,却是个古板但正直、热心肠的人。他做了一辈子社区助老志愿者,常去探望独居的老人,帮人买菜、陪人看病,从不嫌麻烦。有一回台风天,他冒着雨出门,就为给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送药。回来时浑身湿透,嘴里却说“没事”。

“以前真的没有觉得这些很重要。”小菜说,“现在我一条信息都不愿删除。”她常常翻看那些记录。父亲离开后,这些碎片成了她与父亲之间仅存的日常对话。

有时候,她会用父亲的手机做一件事——抽奖。这件事说起来有些“玄幻”。有几次,小菜很想要某个东西,用自己的手机怎么都中不了,换成父亲的手机就成功抽中。家里的养生壶坏了,她跟母亲说“等我直播间抽一个给你”,两天后,真中了。

“这个事让我至今都觉得很神奇。”她说。那部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,偶尔以这样的方式“回应”她,像是一种安慰,又像是一种延续。

她有时会看看母亲的手机,和父亲的那部一模一样。两部手机,一个仍在诉说生活,一个沉默如谜,像是两个人留下的、一场没有说完的对话。她想,也许这就是父亲留下的最珍贵的东西——一段永远可以翻看的、没有句点的对话。

见习记者 熊方嘉

清明,是踏青的时节,也是寻根的时刻。当春日的草木抽新芽,当微风拂过街巷,我们总在寻找一种方式,去连接当下与过往。

人会离去,时光会流转,但有些东西,却以一种静默的方式,将思念定格。它们是被时光磨旧的物件,安放在记忆的角落,不声张,不张扬,却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轻轻触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这些旧物,是故人以另一种形式的陪伴,是岁月里最温柔的回响。

那或许是一件衣服,穿在身上,便觉得那个人还在身边;或是一部手机,翻看记录,仿佛还能听见他的声音。清明的风掠过窗棂,这些旧物便有了生命的重量。